



本院肝友會成立，醫師與肝友相見歡（攝影／陳于媯）

讓愛走動
讓肝重生

文／陳于媯

為肝友搭起

5年多前，換肝名醫鄭隆賓移師本院，擔任副院長，未久便有醫界人士形容中部在肝臟移植領域原本是片沙漠，鄭副一來，便冒出了綠洲。果不其然，本院在肝友會成立時，已施行51例換肝手術，其中40例是活體捐肝，捐肝者對病人無怨無悔的付出，也總能霸占媒體版面，引起人們的聲聲讚歎。

去年11月10日，這些肚子都挨過鄭副一刀的換肝病人和家屬，在本院成立了「肝友會」，從台中市衛生局藥政課長退休的簡本全先先被推選為會長。肝友會成立的同時，本院也和中華

民國器官捐贈協會在中正公園合辦「讓愛走動」園遊會，多位昔日在長庚醫院接受鄭副換肝手術的病友專程趕來參加，作為「活的見證」。

肝友會好處多

鄭副笑談成立動機

鄭副向以脾氣火爆，快人快語著稱，他在肝友會上照樣不改本色，經常語驚四座，但看到病友們個個生龍活虎，內心喜悅，不時開懷大笑，有位病人甚至說：「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鄭副笑耶！」

鄭副在致詞時一開口就叮嚀病友：「你們今天能夠站在這裡，要感謝的人很多，最要感謝的是家屬，家屬陪你們走過這段路，十分辛苦，一定要對家屬好一點。」接著，他談起為什麼要成立肝友會的原因，原因竟然是「換肝以後，難免會碰到很多問題，這裡痛一下，那裡痛一下，一痛就來吵我，

一座橋

我如果不理，你們又會生氣。現在有了肝友會，有事情可以去問問病友的經驗，一起罵一罵鄭隆賓，心情就會愉快多了。」

鄭隆賓副院長高醫疾呼器官捐贈率急待提高（攝影／陳于娟）



嚴醫用心良苦

一群病友情義相挺

他強調，醫師自己沒有換過肝，很難和病人感同身受，但是病友就不同了，你碰到的狀況，他也碰過，病友開導一句比醫師講十句還令人放心。他也知道很多病友相當怕他，他告訴病友「縱使我對你們嚴格，你們也要忍耐，因為我是為你們著想。譬如換肝以後喝一點點酒雖然沒關係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們喝，因為萬一越喝越順口，怎麼辦？」

一位從台北趕來的邱姓病友說他這條命是9年前被鄭副救起來的，他在醫院確實很怕鄭副，但鄭副私底下是很好相處的人。講起病友對他的情義相挺，鄭副說出一段往事：「我剛到中國附醫任職時，一票被我換過肝的病友包遊覽車開到立夫醫療大樓的門口，每個人肚子上都有一條大疤，他們跟警衛說『我們是來看病的』，原來他們怕我門診沒有病人可以看，專程南下捧個人場。」

屍肝苦候無著

活體捐贈實出無奈

在病友簇擁下，曾任中華民國器官捐贈移植協會理事長的鄭副，成為器捐園遊會的靈魂人物。現今的肝臟移植手術中，活體捐肝占了極大比例，不少與會病友家至少兩個人的腹部有一道長疤，一捐贈，一受贈，這令鄭副有說不出的無奈。

他說，活體捐肝其實是在屍肝來源無著的情況下，萬不得已的選擇，畢竟肝臟

雖會再生，但捐肝本身就有風險，發生傷口感染、膽管狹窄、腸阻塞等併發症的機率高達10%至20%。根據統計，全世界每一萬個活體捐肝者中，會有30人死亡，比例達千分之3。

因此，屍肝才是救人最好的利器，然而要等到一枚屍肝，談何容易。他指出，全台一年大約有一百多位器官捐贈者，由於有些人可能選擇捐贈特定器官，因此真正的屍肝來源更少，相對於全台各醫院一年有五百多人等著換肝，



獲贈希望極小，每年總有四、五十人在等待中死亡。

提高器捐意願

醫療人員關鍵角色

鄭副認為要改善這種情形，根本關鍵在於醫療人員。他坦言，很多醫師碰到瀕臨腦死或者植物人的患者，明明施以任何維生系統也不過是延長已無意義的生命，卻因擔心家屬承受不住，還是繼續安慰家屬「再拚拚看吧！」家屬抱著一絲生機拚到最後，所

有原本可以救人的器官只能跟著入土或火化。

他表示，若不從制度面配合，這種情形恐怕很難改變。事實上，目前大部分的腦死患者捐器官，都是家屬自己提出來的。家屬問醫師「是不是真的沒有救了？」在獲得肯定答覆之後，為病人做了遺愛人間的決定。

台灣一年有六千餘人死於意外傷害，只要有一成的傷者在腦死狀態即時捐贈器官，就有無數病患得以獲得新生命，但台灣一年僅一百餘人捐器官，與需求相距甚遠。若與其他國家相較，美國的器捐率是台灣的5倍，西班牙是台灣的8倍。

悲憫病友困境

鄭副代擬解決方案

看多了急待換肝者垂死掙扎的痛苦，鄭副對於提高器捐率有更實際的構想。「昏迷指數低於3的腦死患者在維生系統支撐下，多半還可以再拖個一天至兩星期，健保為了這些無意義的醫療，每年開銷的經費超過200億元，值得嗎？」他認為要根除這種現象，最有效的作法是昏迷指數低於3的腦死患者，若不捐贈器官，就放棄醫療，關掉維生系統。

「要做到這一點，除了法律支持，社會也要建立共識，而這正是我60歲以後要努力推動的目標。」想起光是本院目前就有七十餘名病人等待換肝，鄭副的心情突然沈重起來，難得一見的笑容又消失了。



感人肺腑的捐肝故事，請為社會注入一股暖流（伍淑/徐宇倫）

